

冊八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水石緣

第一段

驥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爲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奔奔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水石縁

八大尾

双紅堂
小説
82 (8)



2018.8
科

水石緣

第二十八段

文鴛侶歡偕七夕巧
綠衣郎柳折一枝新

石生與梅萼旣離庚嶺歸心如箭連夜
進舟一日到了龍湫天初曉生令舟泊
江口獨自先回聞母在雲家卽至雲門
雲猶未起聞生來慌忙下床提了衣沒

處尋領穿了襪沒處尋帶碧娘笑曰歡喜殺了沒人償命的書帶連忙報知主母又謂生曰柳姑娘也在這裏生甚喜雲出見生執其手曰此一刻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遂引生見母母大悅雲曰你是幾時離陝的生曰弟是春初離陝回到綏寧復入合浦得信于令岳

卽返棹雲曰我回家卽寄書入陝招你却不相值了生曰吾兄之情非可言喻亦不敢作套言相謝聞水翁亦住府上卽煩別見時散人夫婦聞生回亦甚悅同出見生各懷赧色雲曰去年賓主今朝翁婿百年姻眷正從此日始矣散人謂生曰蒙君不棄又蒙貴友玉成僕不

揣千里來歸妄作蒹葭之倚不免汙顏
石生慙謝問雲曰柳姊何在雲曰不要
忙待我慢慢的交還你生乃先領書帶
回家打掃房屋因問曰太太幾時到雲
相公家去的書帶曰去年秋裏雲相公
出了門雲大娘就來接過去了生日柳
姑娘到他家太太見了可說甚麼書帶

自沒有甚麼話太太狠歡喜因爲舊年
有個人要娶梅姑娘梅姑娘不肯那個
人說要來搶他們算計着柳姑娘到雲
大娘家來了梅姑娘和他家阿姥躲到
那裏甚麼嶺上去了臨去的那一日晚
上阿姥拿了燈籠來敲門通信我們還
沒有睡雲大娘聽見梅姑娘要到別處

去斷斷不肯要同接到家裏來梅姑娘又斷不肯依第二日起早就起身去了雲大娘狠惱他太太見柳姑娘頭上也沒有簪子耳墜上也沒有鑲子背後問他他說梅姑娘去的時節恐怕他路上沒有盤費把自家的衣服首飾都與他去了太太與了柳姑娘一副耳墜一隻

簪子過年又與了他一套衣服一條裙子如今還現穿着生問曰柳姑娘在那裏做房書帶云舊年和雲大娘一房睡後來雲相公回來了另外收拾下一間房子移出來和水家姑娘同睡生曰水姑娘和柳姑娘可好書帶云太太叫我不要進水姑娘房裏去也沒有進去想

是好的生又問太太見水姑娘說甚麼書帶云太太說水姑娘齊整也歡喜他水姑娘見太太還不大說話像是怕羞他家還有兩個丫頭大的喚采蘋小的叫采綠人都齊整生笑曰小奴才你知道甚麼齊整隨卽親往接母歸家告以庾嶺遇梅夢相携同歸之事母曰他姊

妹爲你甘心受人磨折東逃西竄却也可憐如今帶他回來不枉他一片好意正該如此卽令書帶喚轎子往江邊來接書帶問云太太接那一個生母云大相公娶了新人回來了書帶云太太是真的麼生母曰有甚麼不眞書帶也不喚轎飛奔竟往雲家報信先是生到時

盈盈方與柳絲對鏡晨粧忽聞采蘋來報柳絲驚喜失梳盈盈從容整髮若不相聞及柳出房盈盈喜溢眉尖采蘋近前曰姊姊把釵兒都倒插了盈盈含淚采蘋暗語碧娘曰只來了一個人一家都歡喜得七顛八倒我却道也只尋常碧娘笑曰這歡喜要輪到你原也還蚤

方言時書帶去報雲曰雲相公我家大相公說娶了新大娘回來了雲曰胡說那裏來的話書帶曰我不敢說謊是太太說的船現泊在江邊叫我雇轎子去接並不是謊一家聞言大駭雲影睜眼無語清氏慾散人曰我當初說人心難料不要造次你拿定了要來如今將一

家藏在那裏散人無言回對出怨雲曰如今却是誰誤叫老朽置身何地雲曰老先生且莫着忙其中必又有舛錯入見柳絲柳曰趁他尚未到家待我改粧先到船中探個虛實何如雲曰這却甚妙柳絲進房改扮做賣花女郎碧娘曰這般打扮身子越俏麗了柳絲出戶携

一小花籃令書帶先行雲影尾之同至江口梅萼在篷窗內望見柳絲駭曰阿姥你來看那提小筐的不是柳妹麼阿姥亦驚曰是他呢他怎麼幹這個營生那前面來的是石家裏書帶兒言未畢書帶近前問曰那一隻船是送石相公來的阿姥叫云書帶哥這裏來書帶下

船看見了梅夢拍掌笑曰原來是梅姑娘回來了柳絲聽見忙下船來梅夢携手大哭曰賢妹別後想是相依不合累你受這般苦也柳絲墮淚放下花藍呼雲下船雲見梅曰再想不到是你教人吃這一驚柳絲說出來因梅心始安雲間從何得遇連峯阿姥備言梅于庚嶺

合歡之事柳曰相逢之巧使人莫測書帶回家呼轎雲亦轉身須臾生至柳見生曰石郎勞頓生執其手曰別後有累賢卿受人折挫自聞此言眠食不安柳含淚曰這也是命該如此生曰爲何裝束大異尋常柳絲復言其故生大笑轎至梅取衣與柳更換柳謂梅曰水家女

賦性賢淑他時時想念姊姊你既先與石郎諸姻見時用意還須婉轉梅笑曰我不過一時行糧何敢以賤妨貴你不須慮得遂一同離舟書帶云只有兩乘轎子柳曰阿姥你坐了去阿姥曰柳姑娘沒得說我少的是會走既至生家梅拜生母母扶起細看喜曰兩姊妹竟是

一個樣兒自你去冬出門好生放心不下且喜今日同回也不枉你好意柳欲邀梅過雲家梅語生曰旣抵家不敢與君安居一處且與柳妹暫時同住俟君合巹後我便回來生曰賢而有禮謹奉教時雲影先回對碧娘說知乃故對散人曰人心誠不可測我亦無如彼何散

人曰先生休矣使僕進退兩難如何是
好碧娘亦詎盈盈曰說果然有了新人
石生薄倖姑娘將奈何盈盈掩面曰妾
無他志惟白髮守貞而已碧娘曰貞女
之言令人起敬見采蘋傍立垂首問曰
方纔的歡喜輪不到你如今怎要你陪
起悶來少頃柳僧梅至先見碧娘碧娘

曰梅姑娘你去年好執意爲何這般見
棄梅曰蒙大娘惠愛心感不盡今日却
又要來打攬采蘋窺見來報盈盈曰是
我們船上會見的一家兒來了盈盈驚
喜曰如此說來的必是梅家女子柳先
入房言梅之事盈盈悟曰南核預報花
生燭神僧之言誦之久矣梅萼進房見

盈盈下拜盈盈扶住曰自舟中一見到此始知眞眞盼你不來正思遣人來接不意今日同同喜出望外梅萼含慙無語采蘋曰梅姑娘虧你也姓水我道女人水姓的怎麼這樣多散人夫婦聞知憂心頓釋雲見散人曰如今悞不悞二人大笑散人亦問清氏曰我拿得定不

定二人亦大笑至晚三女同房又各相申相慕之懷盈盈出朗磚詩句示二女各各驚以爲神翊日生母延雲至家出白璧一雙付之曰此寒家世寶煩先生爲吾兒作伐納聘水氏雲影携送散人散人與清氏大喜付盈盈收下遂擇于七月七日成親吉期既近先一日采蘋

數曰昨日初五今日是初六了阿姥聽見笑曰這些時我冷眼兒只見你屈着指頭數日子要你這乾岸上的恁般着緊及晚衆人納涼采蘋又曰這幾夜煖得利害連單被窩都蓋不住碧娘低聲戲盈盈曰你明晚是涼對涼了只要引動石中火盈盈赧然次日石生親迎

散人備粧遣嫁

奩開海鏡簾展湘波玳瑁床珊瑚枕
深紅淺碧流光芙蓉襍翡翠衾比翼
連枝炫彩畫輪擁處水晶簾掛七香
車綉幄開時明月珠懸百子帳鏗鏘
璈樂奏引將仙子出湘臯燦爛碧紗
籠照得神人來洛浦銀屏秋淨金鼎

香濃鸚鵡懷傳鴛鴦侶合

花燭之夜盈盈以扇障面采蘋侍側生
以目招采蘋采蘋收扇掩口闔門而出
生曰向聞新婚之夕多以生疎乏趣且
喜前已識荆幸畧鬆拘束勿墮新人裳
自盈盈含笑生爲卸去明粧持手並坐
不异綉嶺相對一時二人畧敘前情早
己初更將盡生曰麗錦甚促此夜于金
一刻屈卿早渡銀河臥看牽牛織女盈
盈嬌羞滿面覺天姿冶態倍出媚人只
此挽手入羅帷早領畧無邊風韵不待
抽身跨藍橋只勝飲瓊漿十斛大抵新
婚妙處最愛是以推不推以解衣欲眠
不眠以就枕上而口脂初度中而玉乳

新採下而瓊葩乍捫溫存熨貼之際彼
不以衾爲衾儼在下而爲席此不以席
爲席已在上而爲衾輝煌花燭祇隔輕
羅最喜覽其兩眼摩訶最喜覽其雙蛾
攢蹙細察其半推半就愈生人干愛干
憐始識新婚新字若太美元酒味之無
窮璿室瓊宮玩之不盡金榜題名爲此
生第一日洞房花燭爲此生第一夜第
一日人不易得第一夜人皆有之有之
則當撫摩玩弄緩斟慢飲破十二分工
夫以領此第一夜情趣若祇識換新衣
戴新帽着新鞋睡新床蓋新被枕新枕
便教作做新郎于此無窮玩味只于上
床時如飢鷹搏兔乞兒見食頃刻間生

吞活咽繼今以往遂成各自解衣兵刃
相接敵無怯戰之心反有鯨吞之勢回
思初夜將一味出水江瑤竟不當作海
味吃過豈不可惜若石生之于盈盈人
惟舊器惟新較彼尋常更饒佳趣所謂
欵款逼輕輕送者又不比探梅手段矣
晨起窺粧采蘋入室生日期年之隔較
前又苗條了猶憶訂盟之時承你串飲
今日果如所祝采蘋曰姊夫曾許我插
喜花吃喜酒哩生曰花由戴酒由飲只
是今後敲棋還須坐觀鶴蚌盈盈笑曰
偏你記得生日別後想起每每暗中失
笑頃之雲影來賀石生夫婦同出謝雲
雲出扇一柄上墳西江月詞一闋以謔

之云

天上橋成鳥鵠人間目比雙魚金風
玉露合歡初共喜銀河穩渡展妾
梭以一縫試郎牛具何如須防鑿井
欲成渠仗尔中流砥柱

石生大笑雲曰佳期愧無佳句持此以
助一喙後盈盈見扇笑云好倩麗之筆

生戲曰是井是渠聽卿自認盈盈曰是
郎是牛誠不可辨生曰此正賢卿福分
所致耳梅柳亦令阿姥捧彩箋來賀生
與盈盈展看

梅詞曰

彩鸞丹鳳瑤島飛來金屋共不是奇
緣才子佳人曷足傳欣逢巧夕牛罷

郎牽梭罷織天上人間齊祝今宵夜
似年右調減字木蘭花

柳詞云

夢帶綉芙蓉巧綰同心結此夜星娥
盼鵲橋正是時節已燦合歡花好謝
題紅葉玉潤冰清衍慶長佳什賡瓜
瓞右調卜算子

盈盈曰二女才情雋永非妾所及生曰
卿言何過謙也翊日生迎散人夫婦來
家同住成親彌月盈盈語生曰自君回
里冷落了梅家妹子得新忘舊情何以
堪生笑曰無旨不敢自專盈盈曰這僞
忠焉能惑我昔在庾嶺誰曾頒詔前來
生曰那實彼姑盜名字以招致臣耳盈

盈曰不須推辯我今悉赦前愆速招以來生曰好豁達大慶也遂迎梅來家阿姥伴柳絲仍在雲處盈復謂生曰君既辭退敵之功會須奮翮青霄爲母若妻一增光彩生感其言屏絕人事復下帷努力梅萼每于盈盈前念及柳絲盈曰非我故置不問且待石郎成名留他做一副賀禮耳明年鄉試生領解元家人甚喜梅曰姊姊畱下的賀禮好送他了盈盈曰還蚤遂造采蘋遇見柳絲告以明年春會試後來接你柳絲甚感生至雲家密語柳曰自閉戶一載遲悞你的佳期方寸刻不能置不久卽當擇日來迎柳曰石郎勵志功名妾心甚喜

何必以妾爲念遂告以盈盈來約之期
生悟朗磚詩內有最喜青青汁染衣春
深還尔三眠足二語私心自喜遂復中
止及春試期近雲影謂生曰乘勝爭先
必更有濟竚見傳臚首唱愚兄當身作
天梯送賢弟風搏九萬生笑曰言雖如
此恐未能副吾兄之望旣入都時松濤
以功封大夫携翠微食祿京師遂與生
會細詢別後之事生爲言之松濤稱羨
不置及放榜生復得殿試第一內庭召
見寵眷特隆報至龍湫舉家大悅生旣
拜恩遂別松濤告假錦旋濤牽同列祖
餞大張供具傾動一時石生抵家之日
雲影設宴江亭命樂相迓到家喜氣充

閣歡聲徹隣里生嘗貧賤時惟松雲二
子情逾骨肉他人雖物色其風流誰解
過而問焉生雖居困乏口不言貧優游
自得有泌水樂飢之趣其情柔其骨傲
視一切齷齪者流猶啖芻縛軛者耳及
登第賀客之聲晤耳難排趨炎附勢之
輩此云弟與府上從某處排來是何視

戚彼云我和狀元某年在某處會過酒
席還是舊交口內排親袖中出帖所云
微物幾種奉申賀敬者不惟生平未識
其人卽耳內亦未聞其名也石生笑語
盈盈盈盈曰世情大抵如此梅曰我和
姊姊也該做個錦上添花賀他一賀盈
盈曰雖有此心身邊無物生曰身邊的

物都有若肯賀我我便齊領梅笑曰只怕你收不迭盈盈曰我忘了有一樣禮賀他只是太重些梅曰是了如今要攬掇姊姊上禮单了生問何物盈盈曰你飽看了十里杏花紅我却贈你一枝楊柳綠生曰願拜登佳期梅曰狀元好饒臉盈盈遂告其始遣人迎柳采蘋謂盈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郎之厚姊之薄也盈盈曰余將欲愧天下之爲妬婦者寧肯學劉休婦賣掃箒皂莢以取辱乎柳絲到家與生成禮抵暮生入盈盈房內盈盈曰賀禮已經送到還來則甚生撫之曰使賢卿寄寢却難爲情盈盈曰我不勞你安頓快些去罷免得你身

心兩處推生出乃呼梅進房云今晚他納寵我便納了你罷梅笑曰願天速化作男兒盈盈曰我和你將他二人來摹擬摹擬明日取笑他一場梅曰這等拈個閨兒誰做石郎盈盈曰讓你做石郎我做柳妹梅曰我要進房來了盈盈曰你來梅近前曰數年渴想今晚和你好細談衷曲了盈盈故作俯首無語梅曰子恨我乎盈盈曰自你入秦盼到你回家別緒填膺恨無一屏人之地握手盡呈誰料你合番以來置我腦後梅曰念念在心奈去歲秋場今年春試都因文戰勞人耽遲佳信盈盈曰春花秋月多少傷心剔殘半夜孤燈聽罷幾回暮雨



暗想你鴛侶雙雙斷盡我柔腸寸寸梅
曰淒涼語不堪多聽我罪誠不可逭因
長跪以請恕盈盈曰你說非有心棄置
對燈明誓我便不疑梅曰不難我言若
僕願雌化爲雄二人大笑就寢梅曰好
沒緣法怎偏遇着你落紅時候盈盈曰
悄聲這教做馬上相逢次日見柳絲二
人笑不能止再三詰問始得真情柳曰
蒙姊姊收錄感戴不遑其誰敢怨盈盈
曰余雖慙四德深服二南願與兩賢妹
同心合德以事君子二女曰願日誦勸
斯麟趾以報吾姊

洪武丙辰以時吾叔

同人會集以奉

文曰題曰清興

日余觀覽因憇移晷一齋與兩賓叔
泰叔叔丈翁想慕不數其指故懸壁

人笑不謂世再三歸問敬等真朴使日

水石緣

第二十九段

辭丹詔偕隱養初源
叩紅羅齊參雨花寺

明年有旨名生入京生謂三婦曰我于
朋友得松雲二君子妻妾得三子于功
名得上第二者之中他人求一不能余
備有之所不幸者幼年失怙爲異生大

恨且喜萱花晚茂亦得盡事親之心功名二字本非余志私謂十年磨勵不甘默默且不如是無以副吾母丸熊畫荻之望幸叨一第願已足矣自度非用世才若冒昧就祿異日碌碌無所表見恐貽朝廷羞昔朗磚和尚曾言我與二友皆具山林之相余未到綉嶺其地先已

入吾夢想之內別來數載雖僕僕風塵未嘗稍置意欲謝使者邀二友共隱竹中做個鷄犬桃花裏汝曹之意如何盈盈喜曰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君能高蹈林泉妾獨不能做萊子婦耶梅柳曰知松雲二君之意何如生曰二友素懷遁世之志量所樂從但不識老母樂聞



此言否遂同請命于母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生甚喜招雲與諸雲曰庶幾
不負夙昔所期正恩兄忻樂從者但吾
弟甫掇巍科宗忍含藜藿而就岑寂生
曰富貴非吾志也遂不應召散人夫婦
聞生欲隱綉嶺有故士重回之樂二子
卽致書松濤招之共隱松得書大悅遂

卽日辭職携妻回里三子相見各各稱
慶松引妻拜見生母母謝曰先生爲吾
兒政涉千里老身十分感刻然先生功
名姻偶亦皆老身迫而成之松亦致謝
生令三婦並出見松陸離光燦松爲動
容退語生曰占盡英華寧不爲造物所
忌生笑曰焉知非造物所獨厚耶乃引

載先生種種得意不可勝賀松曰疎狂
前蒙錯愛老先生切勿見笑翠微見盈
盈憶其父僞札謝親之事不免懷慙盈
盈與梅柳見之握手甚歡畱生生家數
日三子之志既定各置田爲家產付縣
官勒石歲供其先人之祀且以時修葺

其坟墓松濤與生作書報山公生復遣
人持札往庾嶺謝梅姑雲亦附書報其
岳柳與梅語生曰名我園昔日遇郎之所
蝶使蜂媒也當二謝生曰非你二人
說及幾乎忘却遂命置酒令書帶延松
濤與雲影散人前行盈盈令采蘋采綠
奉其姑與母梅柳令阿姥請碧娘與翠



微同至園中時春花正茂紫鬪紅爭較
前倍勝列酒于花屏之前後家僮侍女
喧笑歡騰松曰賞花舊事宛然如昨混
述風塵倏忽數載歡飲踰時衆各起席
玩賞石生轉入屏後呼梅柳同到池邊
低謂柳曰此非昔日臨池照影笑容相
接地耶因以酒酬之翠微見了笑曰好

不會做作生曰人責不忘其初我爲姊
媒妹無以謝我我不如此池梅曰待其
添了外甥謝你罷松濤亦至屏後望見
采綠站在盈盈身旁指以語生曰那便
是在綉簫晚上送書到書房中來的小
鬟因呼而問之曰你家大官人的貴恙
可好了麼盈盈聽了赧然生曰託庇久



已痊可了采蘋掩口而笑衆方歡喜有乞丐夫婦入園求食阿姥驚曰這乞兒便是當日的富豪乞兒認得梅柳且驚且愧阿姥呼其婦問之婦曰說也可憐幾年官司口舌人命火災撞個不了弄到這個田地松曰我道這乞兒有些面熟當日曾被吾一擊然何遽至此雲曰

富而豪宜其至此此天道也生謂乞兒曰汝罪誠不可原然吾不汝較也梅柳見之雖快于心猶慍于色盈盈謂梅曰非渠作祟安得有庾嶺之遇梅含笑呼其婦近前曰汝之好意却不可忘令撤筵中剩饌賜之食衆大直玩賞至暮出園紗籠夾路簇擁回家盈盈令人呼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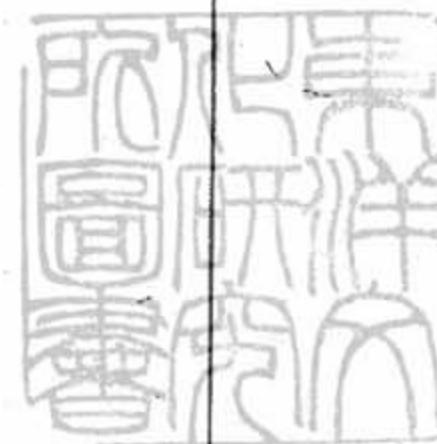


兒婦隨至家中謂生曰得全梅柳皆其
力也乃予之數十金梅柳亦曰當日所
賂之物得其所固有此惠不可不報亦
各有所贈婦得金叩謝回家曰從來婦
人因妬傷和我却因妬獲利這等看來
妬也有用得着的所在若不是那時節
甘罵醋甕今日這銀錢從何而得夫婦
遂得經營度日三子卜曰別其鄉里榜
家就道飄飄乎如鵬鶴之翔霄漢悠悠
乎如蛟龍之歸大海其去紅塵不知幾
萬萬里矣旣抵金壇生恍然曰昔年從
此迷入花源不識舟人近在何處松曰
我曾問他他說只在江村左右生正欲
令人訪問忽一艇棹歌而來乃前舟子

也松呼曰你可是載石船麼舟子停橈熟覩曰我便是你這位客人是那年往綉嶺去的那一位朋友可曾尋得見麼松指生曰你可認得他舟子曰認得認得這就是這裏一夜風吹去的石相公生喜曰正要來尋你來得恁巧舟子曰如今又要往那裏去生曰我們要仍往

綉嶺遂令鼓楫並進松問曰你那扇子呢舟子曰藏在船裏新新的還不會開摺哩生曰這也難得及到石鍾山衆人同上山亭見松濤前所題壁之句皆贊曰狂士之筆直與江山爭壯遂各和韵而下既至之日石生望見綉嶺指以語衆衆皆踴躍各將所帶綉嶺圖取出一

時五圖並展覺山靈生色鬱葱之氣倍勝平時舟抵賽桃源居民聞之齊來相接或與散人話舊或與石生道歎諸年少向生曰虧你那一年瞞了我們走了去要我們宰了雞的開了酒的都等了一個空好不老實生曰盛情俱已心領如今到這裏住家慢慢叨擾如何村中婦女擁至船邊見衆婦登岸爭先携手竟同熟識散人先至家令人洒掃潔淨引衆入室盈盈謂松雲二婦曰茆簷艸舍見笑大方碧娘曰正以此得清幽之致阿姥曰夫人莫怪我說笑話茆艸屋裏出嬌娘炷不得夫人這樣齊整衆婦大笑同入盈盈房內梅柳曰壁間詩句墨



痕猶燦數年塵撲今應紗籠了盈盈含
赧忙令采蘋拭去頃之拈花下山來謁
見生與松各申契闊之懷遂與雲會衆
人齊問朗磚拈花曰家師猶未返錫散
人曰爲何這等耽遊拈花曰倒不似老
翁去來之速那畱別家師的尊札好奉
還了生謝拈花曰室廬如故皆上人保

護力也拈花曰蒙先生委託敢不盡心
舟子見拈花曰師父久違久違拈花曰
你來三次了舟子曰我頭次來道這裏
冷靜如今來一次想一次倒放這所在
不下明日搬了來替石相公做鄰舍罷
雲笑曰俗客見來猶解愛益信樂天之
言矣明日舟子欲別生復取其扇于背

面書一絕云

瀟洒溪山迥絕塵仙源一曲可通津
小舟三弄桃花浪笑煞當年迷棹人
舟子藏扇曰我雖不曉得想來都是好
話松曰這扇子當畱作船家之寶生因
厚遺之俄聞綉嶺鐘鼓齊鳴村內人報
曰雨花宮大和尚回了衆人甚喜詰盜

石生夫婦卒衆登山令羣帶捧嶺圖并
蠅丸詩句相隨大殿上遙遙捕動法鼓
朗磚至禪堂升座衆僧分侍朗磚曰指
上乾坤由吾撮弄掌中世界任我掀騰
踢翻五嶽平鋪一大戲場搬演九州體
慧作小收斂着化了人的眼睛提酸了我的肚膊雖不能段段爭奇也博得昧



時引笑悲離歡合我亦聽其自然
詠諸人莫視爲有意白清言曰勸事種
種低呼乍盛者作丈觀般數聽取今日
收揚時節那鬱單兒也該來還却若僧
也拈花曰石先生與大衆齊到門外廟
轉忙令迎入衆人參禮畢散人曰別來
歲月遙遷和尚在何處遊遊今日魏扳

朗磚曰老僧如游魚飛鳥海闊天空聽
其所止幾年踏遍紅塵今日歸來還擬
向馬祖菴前重磨金鏡石生持詩話近
前曰自倣梓澹仰慈顏蒙付先幾數年
來後先畢驗但憶菴前相遇之時和尚
有藏余掉下紅羅一語至今未省萬乞
明言朗磚曰那紅羅道無不得道有不

成君欲究取根由待老僧還你個明白
因向衆人細述當年入定時見二仙子
乘鸞跨鳳並降人間中有紅羅一幅正
墮余懷乃高誦上書之句曰碎汝半塊
磚投入千尋碧締我鳳鸞交早飛龍湫
錫這四句詩乃君投我紅羅之語半塊
磚石也千尋碧水也龍湫乃君降生之
地君家夫婦昔時平舞青霄今日同居
金屋二十年前的幻影活現吾前老僧
乃君家空裏水人影中月老今日可告
無罪衆人聞言莫不驚異石生與盈盈
雙雙叩謝朗磚曰這是你二人夙世仙
緣父不能操其權母不能主其意老僧
不過暗中撮合對散人夫婦曰虛費你



往來跋涉對松雲二子曰却虧你奔走
周全向碧娘曰成夫義不愧賢名向翠
微曰非子緣空勞對面指梅萼曰你衝
寒犯雪終博得春信先逢指柳絲曰你
因雨愁烟休埋怨東君遲嫁指嶺圖向
盈盈曰交還你舊日彩毫向生取蠟丸
詩曰塗抹我當年餽舌試看這綉賓峰
頭齊會合却便是凌虛臺上大團圓
畢衆皆稽首散人復言弃名歸隱之事
朗磚曰從來蕉下鹿廩枕邊蝴蝶誰不
認幻爲眞以夢爲醒且喜二君遁世逃
名共入神仙錄今日來歸皆和尚棒喝
之力也松雲二子曰敝梓一面雖未及



細叩行藏得窺綉嶺全圖何異呂公授
枕朗磚曰撇開紫綬金章永作龍蟠鳳
逸真不待鍋中飯熟早打破邯鄲也忽
聞殿角鐘鳴朗磚下座石生率衆相辭
回家衆人莫不稱嘆生與三婦入室柳
曰原來姊姊與他是舊相識梅曰這樣
沒處央媒尋了個和尚生曰我要與他
結清靜緣這媒人非和尚不可只是大
和尚赶鹿小禿子開葷了三婦掩口采
蘋進房云方纔那和尚又矮又胖大着
一雙眼睛笑起來竟像山門口的弥勒
佛要他相命的一般個個說到我生怕
他朝着我說甚麼只躲在人背後不讓他
瞧見生曰他能知過去未來你有甚

虛心事怕他說破麼采蘋有愧色一日
采蘋和一班侍女齊到妙邊石生忽出
諸鬟驚散生獨呼采蘋入妙內曰子寧
不怨我耶采蘋慨然曰當年客況蕭
條微律得承恩寵今日珠圍翠繞獻媚
爭妍撫躬自思我何如斯棄擲前思乃
自然之理不惟無怨便再望的也是痴

人了生曰說那裏話來舊日私情深粘
肺腑終當置你帳中子宜少待采蘋曰
只怕由不得你生曰尔勿慮吾當圖之
後與盈盈同坐房內采蘋偶耳過前生
目送之盈盈曰看得如何生曰娘娘婷
婷真不愧爲賢卿愛婢盈盈曰我是不
愛愛的是有人生曰還有誰敢盈盈曰



膽大的就敢生曰這一朶菩薩不知幾時纔開盈盈曰只怕幾年前就吹綻了生曰我不信那討這一陣巧風盈盈咲曰聽你的佞舌瞞得過蜂蝶瞞不過青皇你若肯供吐真情或者還得復脩舊好生將盈盈抱之膝上曰慮爾生嗔奈何盈盈曰嗔甚麼來許你自首免罪生

爲言之盈盈曰這畜兒虧你不得生曰譬如作文到入化時有如神助我亦不知其然而然了盈盈曰此事我當年早已參透今日却要你親遞這張認狀生曰知而不究更見舍宏盈盈曰當日我既欲自潔其身若再將他拘束太緊豈不閉絕了你的生路生曰如此說殘龜



皆由再造既承見諒于前還望慨諾于後盈盈曰許便許你只愁你無禦衆之力生曰多多益善何慮之有盈盈笑曰此其爲饜足之道也翊日語采蘋曰我之愛汝猶父母之愛我不忍將你輕擲他人東君垂念頗殷我欲成全其事你意下何如采蘋屈膝裙邊羞慚無語盈盈告其姑與母併語梅柳遂收采蘋子房阿姥曰夫人真是量寬如海怎便把普天下的賢慧都聚在你一人身上松雲夫婦莫不稱嘆盈盈之賢而羨石生之福阿姥戲采蘋曰二娘三娘是如夫人你只怕再如也如不去了采蘋曰你曉得甚麼程家有六如儒家有九如婦



人家有三如怕如不得三婦聞之以語
石生笑不能止生復出語松雲皆爲絕
倒石生旣得采蘋四美已具一夕置酒
房中生與盈盈並坐于上梅柳采蘋列
坐其次杯傳盞遞快極平生生飲既醉
語盈盈曰衆美當前使人目迷五色盈
盈曰妾當持公爲郎評定蘋須遜柳三

分綠柳却輸梅一段香梅柳曰姊姊無
聲無臭至矣生又謂盈盈曰余常恨生
平無兄弟之樂今感卿和順得收諸美
意欲造花蔓樓設長枕大被與衆美人
共寢以補不足且欲臥遊赤壁縱一葦
之所如使無爲劉爲呂之偏豈非快舉
盈盈曰昔田文有三窟便欲高枕君今



已成四窟欲爲長枕誰曰不宜柳曰君

可謂免中狡狡者矣衆皆喧笑盈盈謂

三婦曰余自幼耽吟愛賦理家之道實

乃茫然望諸賢妹各出尔能襄余不逮

生曰梅娘有調羹和盞之手柳娘擅飄

綿織線之長指采蘋曰這先嘗後進的

佳人中饋乃其職也盈盈笑曰蘋繁蘊

藻之菜可羞采蘋曰我的羞菜做長久

了梅柳不知生述當日評詩取樂天秃

頭奴子纖手侍兒一聯以戲蘋并舉安

南羞菜以喻之事衆復大笑梅柳曰姊

姊才全德備豈衆婦所及身爲主婦宜

與郎優游晏樂百凡家務妾輩自當身

職其勞不煩過慮盈盈甚喜盡歡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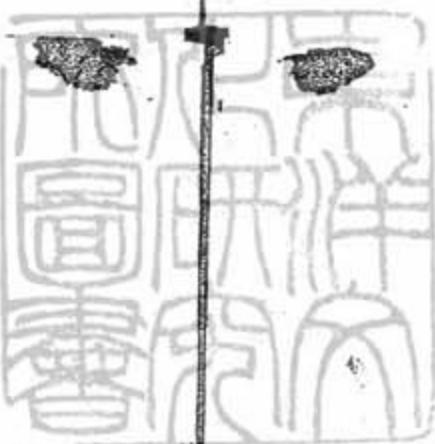


後采蘋告生母曰夫人腹堅了懷着一

卷哩生母大悅明年舉一子碧娘翠微亦相繼有得因管鮑情重朱陳義好迨

後子孫昌熾遂世諧姻誼云石生與松雲二子自入賽桃源增置室廬一門共處使風戶月牕面面相向因其園之基闢而倍廣之栽得意花布怡情是若亭

臺若池沼高下灣環各極其致有田可稼有桑可蠶有麻可漚芝蘭芋栗足于山菱茨魚藕足于池無催呼無旱潦無災晝遡流有舟登高有屐下澤有車四時嬉遊隨其所適三子和于外諸婦和于內出而朋友勝于兄弟入而夫婦和如主賓朝有爲歡暮有爲樂居民交際



列子卷之三
仲尼篇
雍熙和睦不必燒丹辟穀而後爲仙儼然服食安居而已非俗問其年年不知覩其人人不老湯湯穆穆直與天地同其無盡余故樂爲傳之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佳人才子者

水石緣全集終



